



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曾预测，在经历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后，社会将迎来以信用为媒介交换的信用经济时代。近期，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在提高信贷资产质量效益，促进投资和消费方面，征信系统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征信系统在2012年拉动了我国约0.33个百分点的GDP增长。

# 你的信用值多少钱

本报记者 郭文鹄



在当下的中国，忽略个人信用的严重性往往只有在你需要向银行借钱的时候才能被察觉。

近期，已经定居北京的杨松在申请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时遇到了些麻烦，没法如愿获得理想的贷款金额。一经询问，才知道是贷款银行查阅了他的个人信用报告，发现其在学生时代的一笔助学贷款出现过半年以上的逾期，正是这笔欠款，降低了银行对他个人的信用评分。好在，杨松拥有收入稳定、职业发展前景良好等加分因素，银行最终同意放贷，但还是相应提高了首付款的比例。“毕业的时候忙里忙外，没有意识到失信行为会给之后的生活带来困扰。”杨松感慨。

## 扮靓个人信用有诀窍

杨松的失误并不是个例。中国银行北京朝阳区支行的信贷客户经理刘志宁已经有近10年的相关工作经验，在他平时处理的业务中，个人信用违约导致信贷不畅的情况十分普遍。“现在，银行在贷款之前普遍都会调用中国人民银行的个人信用报告，根据其中信息来作出贷款决策。”

刘志宁提到的这份信用报告数据来自全球规模最大的个人征信数据库——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的服务器，报告构成内容主要涉及三大部分。一是姓名、证件号码、居住地址等个人基本信息；二是信贷数据，比如贷款种类、逾期次数、金额等等；第三类则是工作单位、个人住房公积金和养老金缴纳等公共记录。来自央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称，截至2013年末，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共收录近8.4亿自然人信用信息，全年累计查询达到了3.4亿次。

个人信用在银行信贷中如此重要，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做靓自己的信用，轻松从银行获得贷款呢？

一般来说，每家银行会自主建立与各类贷款相应的评估模型，录入信用报告的各项信息后，可以初步给出信贷额度和折扣。尽管各家银行风险偏好不同，但在刘志宁看来，还是有几大原则比较通用。

首先，提高自身素质是王道。好学历、好工作、好家庭都是获得高信用评分的基石，如果能占齐，并且不出现重大减分项，基本意味着你被列入了银行优质信贷客户。

同时，切忌恶意欠款。偶尔出现拖欠

银行款项情况时，还款人宜尽快将欠款付清。按照五级信贷资金分类方法，逾期一旦超过3个月，贷款将被银行划分为次级贷款，风险指数大大提升，而借款人也会初步被银行认定为恶意拖欠行为，对信用活动造成较为严重的不利影响。

此外，临时烧香不如常来常往。许多人有误区，认为不向银行借贷就不会违约，信用当然更好。而事实上，银行其实更喜欢做熟客的生意，有清晰的信贷和还款记录，漂亮的流水，都能证明客户的信用度，加速银行放贷。

最后，量力而行，量入为出。在农行、建行都有大额的信用卡，所以招行也一定会给？许多人刻板印象里的银行放贷规律已经不再好使。度过了疯狂抢客时期，银行更加强调风险控制，会综合衡量收支状况后再决定发放额度。长期收支失衡，过分依赖信贷都会被银行列为“不靠谱”客户，降低信用评分。

## 信用体系建设起大早 赶晚集

除了面对信用违约外，银行在办理房贷业务时还常常遇到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偏差。

比如，贷款申请人明明是购买首套住房，信用报告里却赫然显示其已经拥有一套自住房。原来，在之前申请信用卡时，有些人将父母名下的住房报为自有，有的甚至为了多贷款而编造住房信息；又比如，部分申请人在填写婚姻状况的时候，误将单身勾选成已婚，给住房贷款审批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刘志宁告诉记者，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银行方面都需要贷款申请人自行搜集相关材料，说明真实情况，顺利修改系统信息后，才会批准贷款。

自填信息的偏差大说明公民的信用意识还有待培养。大公信用的信用体系研究分析师巢月星认为，这和目前我国个人信用集中运用金融系统，失信成本偏低的现状相关。试想，未来如果贷款人谎报个人信息将很难再向银行借钱，学生因为抄袭论文而没法毕业，老板因为拖欠工资而招不到人，运动员因为赌球而终身禁入，每人随时都得携带一张信用通行证，没有信用寸步难行。你还敢失信吗？

其实，许多国家早已经建立起了严格、完备的信用体系。在美国，因为一次地铁逃票而没了工作已经不是新闻；在比利时，个人只要有任何一次不良信用记录，哪怕逾期一天，立马被拉入黑名单，5年不能贷款。

当然，对于银行征信的偏差，公共信用体系不完善也要承担责任。住房、工商、税务、交通、通讯以及水、电、煤、卫等日常信用记录一直存在，整合工作却推进缓慢。

我国个人征信体系建设可谓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早在2000年，上海就出炉了中国内地第一份个人信用报告，详细记录了被查询人身份信息、银行贷款等信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体系建设进展为何如此缓慢？相关人明白，最大的问题现在和10年前没什么两样。想要建立完备的公共信用体系，必须做好与工商、法院、人事、税务、统计、劳保、教育等方面面的沟通工作，着实让人头疼。

近段时间，业内看到了政府打算打通“要脉”的决心。国务院印发了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构想到2020年，我国建成以政务、商务、社会、司法等四大领域为主体的信用体系建设方案，实现社会信用的全面覆盖。

“规划由发改委和央行来牵头，有机会快速打破行政壁垒，推动进程。”巢月星说。

同时出现的还有一股来自民间的野蛮力量，部分个人对个人的网络借贷机构(P2P)借助互联网兴起，试图通过大数据来综合判断授信对象的信用状况，这将直接绕过传统银行征信体系。

对于这些机构的业务情况，巢月星不愿多作评价：“许多业务风险控制还有待考验，但这对我国信用体系建设提速无疑起到重要助推作用。”

## 自发自还

## 形似还是神似

齐平

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的开局良好，尤其是继首单广东148亿元地方债招标顺利完成，山东137亿元地方政府债的发行更是好得不得一般：不仅获得两倍以上投标倍数的“抢购”，而且所发行3个期限债券的中标利率竟然都大幅低于同期国债利率约20个基点，以至于市场上流传起“建议财政部委托山东省发国债”的调侃——对比一下今年以来国债发行已两度流标的尴尬，这似乎也不全是笑谈。

先不想那么远。结合各地正陆续进入地方债偿付高峰的背景看，今年5月开始推出的自发自还试点，多少有缓解短期偿债压力、降低融资成本的现实考量。从这个角度看，对比目前城投债普遍在7%以上的利率水平，广东和山东此次几乎“拦腰砍一刀”的功力令人振奋。试想，这种“多快好省”的发债模式若能在全国推广，目前或明或暗、或长或短的各类地方政府性债务，都能妥妥地置换成久期适配又成本低廉的债券，地方债的各种问题岂不迎刃而解？

但举债融资制度的改革，远不止于帮助地方政府圈来“便宜钱”这么简单，其长远意义更在于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使地方债务走向透明，地方政府行为趋于规范。从财政部代理发债，到地方自发改还，再到自发自还，清晰地体现了市场化改革的脉络，明确界定地方政府作为偿债主体、让市场约束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

为确定风险定价水平，此次试点突破性地引入了市场化评级。财政部发布的试点指导意见中，确定地方债信用评级分为“三等九级”。但几乎是毫无悬念，广东、山东两地的地方债信用评级都“顶格”获得了AAA级，也就是“债券偿付能力极强，违约风险极低，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

也许，被选中进入试点的广东、山东，本身就是经济实力和财政收入都“杠杠的”优等生，获得高信用等级以及随之而来的低收益率在意料之中。但这不能改变资金定价的一般规律：作为所有债务凭证中违约风险最低的品种，国债收益率是市场接受的无风险收益率曲线。多数情况下，包括地方政府债券在内的所有其他信用凭证的市场利率，都应该在相应期限的国债收益率之上不同程度地加上一个风险溢价。

确实，对资产负债表缺失的地方政府进行信用和风险的评估，“前无古人”，不能简单套用企业债券的参数和模型，而必须辅之以更多定性的、直观的内容，要运用经验，也许还有想象。

基本可以推断，虽然因循着市场化的程序，但超低收益率的形成，一定掺杂了非市场化的因素。比如地方政府债券从未违约的“经验”，以及地方政府违约、中央政府一定兜底的“想象”，都是加分的因素；而银行分支机构和各级政府剪不断的“兄弟情”，更产生了“有钱捧个钱场”的“溢价”。这些都让简单地依据发展前景、风险大小等因素来打分的做法显得有点书生气。

得第三方评级、承销招标之类的“形似”易，得风险定价、合理举债的“神似”难。从画皮到画骨，中间注定是漫长的修炼，第一步也许总要照猫画虎开始。

本刊执行主编 刘 涇

编辑 常艳军 陈果静

联系邮箱 jjrblm@live.cn



真正能够体会自然之道的人，能不为华丽的表象所迷惑，保持足够的警惕，随时为应对静水之下的暗涌做好准备。为什么静水之下的暗涌令人恐惧，稳定之中潜藏的祸因能导致颠覆？

## 虽有荣观 燕处超然

张 忱

老子说，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意思是虽然有华丽的生活，却安居泰然。讲的是人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最容易陷入骄奢淫逸。而真正能够体会自然之道的人，却能不为华丽的表象所迷惑，而是始终保持超然的生活态度，保持足够的警惕，随时为应对静水之下的暗涌做好准备。

为什么静水之下的暗涌令人恐惧，稳定之中潜藏的祸因能导致颠覆？学者塔勒布认为，在平静之中，由于缺乏由随机性造成的波动，“脆弱性”会在大部分系统内部慢慢积累，

系统会日益脆弱，一旦到了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的地步，就会引发巨大的危机。就好像在自然条件下，森林会不时发生一些小范围火灾。从树木的角度说，这当然是灭顶之灾，但从森林整体的角度来说，这种小的“波动”，除掉了最易燃的树木，使其没有机会继续存在和繁衍，从而避免了颠覆性的灾害发生。

这种思想与中国古人的智慧相合。不仅老子谈到过对“荣观”的警惕，苏轼在《晁错论》中也说道，“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意思是

说，所谓“治平无事”，所谓的最平稳的氛围，恰恰隐藏着无法预测的麻烦，往往能造成让人无计可施的祸事。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过低的波动性，会增加系统性风险，如果不能及时通过小幅波动来修正，消除不断累加的“破坏性因素”，就像通过小火灾清洗易燃树木一样，就有可能导致大的危机。由次级贷款导致的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原本可以通过短期的市场调整，比如房地产销量下降，让隐性的风险暴露于阳光之下，可由于不当的金融

创新制造出相当一部分“虚假”需求，导致增长可以在幻景中维持，原本存在的供需矛盾也被掩盖。从微观层面来说，也是一样。在繁荣之中，企业缺乏挫折的磨炼，容易忽视市场表象下的隐忧，形成路径依赖，丧失创新和改进的动力。

“荣观”是人人喜欢的，但自然的规律，是荣观与萧瑟相伴，刻意的追求治平无事，通过吃猛药，盖盖子的办法延缓问题暴露，刻意避免动荡，一旦危机来临，损失会更加惨重。